

騙財、自殺、誘奸……四個關於“飯圈女孩”的故事

17歲那年，趙萌因為追星，被騙走近20萬元。她吞了半瓶安眠藥，試圖自殺。

趙萌後來在一段視頻裏看到過那個騙子，是她一起追星的朋友——比她大3歲，在飯圈認識的“姐姐”。那個人穿着花棉襖，坐在看守所的鐵柵欄後面，當她對辦案人員提起趙萌，形容的是“蠻好騙的”。

“飯”是英文“fan”的音譯。一名中國外交官在向國外公眾解釋這個“當下中國流行的熱詞”時說：“飯圈指娛樂業粉絲組成的圈子，一些明星為追求流量，通過互聯網平臺、商業炒作，誤導粉絲瘋狂追星模仿，導致粉絲中模糊身份認同者有之，散盡家財者有之。”

騙財、自殺、誘奸……本文是記者在上海市人民檢察院採訪時得知的四個關於“飯圈女孩”的故事。為保護未成年人隱私，當事人身份信息及事發地均做了模糊化處理。

1

趙萌是一名典型的飯圈女孩，從小就追星，所有假期都用在追星上。父母離婚後，她跟着母親生活。在母親眼裏，趙萌非常喜歡明星，“為了看明星，小時候離家出走過兩次”。

她曾經乘飛機從上海到韓國看偶像團體BIGBANG的演出，又緊隨他們的航班從韓國追到香港。

2016年，趙萌第一次知道有種音樂專輯叫“不運回”。這是一類被國內粉絲催熱的“非正常音樂專輯”。“買的確實是實體音樂專輯，但專輯不運回國內、不用發貨，粉絲花這個錢，單純為了給偶像衝唱片銷量。”趙萌說，這并非潛規則，在購買專輯時有一個選項標着“不運回”。

2016年3月至2017年9月，趙萌花了5萬多元用于追星。她認為，這“在當時的飯圈僅算中下水平”。

在飯圈“鄙視鏈”上，綫下追星的群體往往瞧不上綫上追星的；早追星的人往往看不上近年開始追星的。

“追綫上就是鍵盤俠，在家動動手。綫下是真金白銀的投入。”趙萌解釋，“綫上粉絲就幼稚一點，小孩子比較多，更容易被操縱。”

趙萌覺得，早期的飯圈環境相對“純粹”。她13歲那年曾離家出走南京看演唱會——如今她已忘記那是誰的演出。她當時身上祇有100元，一個在飯圈認識的姐姐給她湊了200元買門票，並帶她到酒店拼房住宿。

“拼房”是指家庭條件一般的飯圈女孩到某個城市看演出，或在明星下榻的豪華酒店蹲守偶像時，幾個人出錢開一間房合租，節約成本。

2017年，在一場有很多藝人出席的奢侈品品牌活動上，趙萌認識了吳思雨。

看到吳思雨舉着單反相機拍明星，趙萌一開始以為她是“站姐”。這是飯圈中職業化的群體，拍圖、發圖、賣圖，經營“站子”。“站子”指的是粉絲自發在微博、論壇、網站上針對某一明星或偶像團體運營的公開賬號或平臺。一些學生粉絲稱她們“站姐大大”，一旦有偶像的新圖放出，粉絲經常會發表“站姐大大好厲害”“大大好會拍”的留言。

趙萌加了吳思雨的微信後有點失望。吳思雨並不是“站姐”，她的相機是交了3萬元押金的。兩人的明星也不同意，當時趙萌追藝人王俊凱，吳思雨追藝人張一山。“張一山的所有活動她都追，看起來經濟上也蠻有實力。”

吳思雨還告訴趙萌，她上過張一山參加的節目，張一山還跟她打過招呼。這些追星經歷，增加了趙

萌對吳思雨的信任感。

她們曾一起在明星入住的酒店拼房，一起擠在黃牛的車裏“跟車”。“跟車”是追星的形式之一。

吳思雨最早在機場和成群結隊的粉絲圍着偶像拍照、呼喊，看到偶像乘車離開時，“許多粉絲一下就鑽進幾輛面包車裏”。

司機朝她喊“你上不上車”，吳思雨莫名其妙上了車。面包車一路尾隨明星車輛，去下一個活動現場或住地，每人車費有時100元，有時200元。

吳思雨發現，可以介紹粉絲跟車掙外快。每次組團跟車後，司機會給她80元到100元的紅包。這樣，手頭拮据的她能以“飯”養“飯”。

這是當時趙萌沒看到的吳思雨的另一面。

吳思雨老家在農村，初中二年級時輟學務農，17歲到廣州打工。她對辦案的檢察官說，在追星時“找到了一些安慰、一些寄托”。

2016年，吳思雨到了上海，沒找到工作，也沒找到住處，晚上就在商場找個角落睡覺。她曾在一家快捷酒店打工，但她對趙萌等飯圈朋友稱，自己長期住在那家酒店。

“她平時靠倒賣明星見面會門票和媒體名額賺差價。”趙萌說。吳思雨在追星時結識了一些人，趙萌也從她那裏買過兩次黃牛票。

2017年8月，吳思雨看到趙萌在微信朋友圈求購王俊凱的北京生日會入場名額，向趙萌稱“有媒體關係能買到這個名額”。

明星見面會不同于商業演唱會，一般不對外售票，通過粉絲抽獎、活動應援或提供給代言品牌商等形式組織人員參加，並邀請媒體參會報道，粉絲或媒體人有時會將手中的名額轉賣。“名額是沒有定價的，就看雙方意願了。”趙萌解釋。

當得知有渠道可以買到入場名額時，王俊凱的一些粉絲也陸續請趙萌幫忙購買。

隨着生日會臨近，吳思雨開出的價碼不斷提高，從1000元到1萬元不等。2017年8月23日至9月22日，趙萌共向吳思雨轉賬30多次，總額近20萬元。

王俊凱的生日會舉行那天，這些通過吳思雨購買入場名額的粉絲均無法入場。“這種名額沒有任何憑證或擔保，就是將粉絲信息報給吳思雨，她稱進場時核對好身份信息就能入場。一般名額都是這樣操作。”趙萌說。她當時聯繫不上吳思雨，報了警。

警方在這年11月將在首都國際機場追星的吳思雨抓獲。她幾乎花光了騙來的近20萬元，大部分用于追星。

吳思雨說，為更加靠近偶像，明星坐飛機頭等艙、高鐵商務座，她也跟着買這個級別的座位；明星住五星級酒店套房，她也住套房。這些錢還用于購買明星代言、推薦的商品，她在一個明星開的商鋪裏，購買了一件價值2萬元的衣服。

據吳思雨的一個飯圈朋友回憶，2016年她們在上海追星時認識，吳思雨當時自稱是“薛之謙的助理”，平時能打聽到明星的一些行程信息。“她說自己是孤兒，基本劇組在哪裏，她就在那裏。”吳思雨出事後，她的父親更換了手機號，母親和姐姐的手機均已無法接通。

而趙萌和母親借錢墊付了欠款。得知被吳思雨騙走的錢已無法追回，她服下40多粒安眠藥自殺，被拉到醫院洗胃搶救。

冰涼的導管插入喉嚨通向胃部，趙萌感覺自己的魂兒都要被抽走了，惡心和痛感又將她拉回現實。

趙萌今年22歲，不再追星。她甚至慶幸自己生的是男孩——以後不用為女兒提心吊膽。她見過

的瘋狂粉絲大都是女孩。

2

11歲的馬子萱確信自己加過藝人王一博的QQ。

2020年，她在抖音上刷視頻時，從一個介紹明星QQ號的視頻中看到“王一博”的號碼。

馬子萱是王一博的狂熱粉絲，在她的抖音賬號上即能看出——通過算法機制，這個短視頻平臺經常給她推送王一博相關的短視頻。

她在手機QQ上輸入那個七位數字的QQ號後，看到“UNIQ-王一博”的呢稱和頭像，與王一博實名認證的微博賬號一模一樣。“UNIQ-王一博”的QQ空間裏發着藝人王一博的海報，讓她深信這個人就是自己的偶像。

14歲的陳雨燕看到“UNIQ-王一博”在QQ聊天中叫她“寶寶”，興奮地跳了起來。她再次發消息問：“等等，‘寶寶’是在說我？”對方說：“是的寶寶，你好可愛。”

兩人聊天時，QQ系統自動生成了“王一博獲得了新勳章‘會聊更會撩’，與好友發送消息累計達到3666條以上”。陳雨燕誤以為這是系統在“認證”王一博。

19歲的大學生布圓圓也找到了這個QQ號，她給對方發了一段長長的示愛文字。

隨後，她們都被“UNIQ-王一博”騙了錢。

使用這個號的，是河南的19歲男子李軒。2019年11月，李軒在一個賣號的QQ群裏購買了“UNIQ-王一博”QQ號——呢稱、QQ空間圖片已是“成品”，附帶的還有一種抖音引流視頻廣告服務。

李軒對辦案人員說，加他的人主要是一些小女孩，通過抖音引流添加QQ號。“她們都以為我是王一博本人，都會說特別喜歡我。”李軒回憶。

李軒在QQ空間裏不定期公布“回饋粉絲活動”：截圖微信錢包，領取專屬紅包。

套路極為簡單：轉錢給“UNIQ-王一博”以表支持，就會得到雙倍至十倍的回饋。

具體操作上，李軒讓女孩把微信錢包、支付寶錢包裏的餘額截圖發他，再根據餘額設置好付款二維碼發回。比如說錢包裏有300元餘額，他就會把付款碼設置成288元，騙她們這是“回饋款”，女孩掃碼就會將錢支付給他。

收款後，李軒再要求她們刪掉聊天記錄和付款記錄。

加倍回饋當然是假的。李軒解釋，“因為她們把我當成明星王一博，所以我在QQ上說什麼她們都會相信我、聽我的。”

作為一名大學生，布圓圓對轉賬提出過懷疑，她在聊天中對“UNIQ-王一博”說：“一博哥哥，不會騙我吧，我選擇無條件相信你，我不想失望。”

“哥哥”騙了馬子萱7000餘元、陳雨燕近3萬元、布圓圓5000餘元。他覺得這些粉絲太好騙了，但來錢的速度又令他害怕，匆忙賣掉了QQ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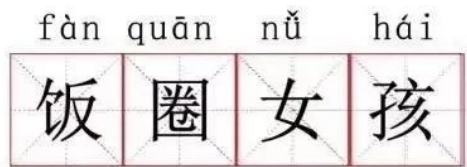
3

17歲的金寧第一次從農村到上海，是被警方傳喚的——從2018年6月至2019年1月，金寧在微信上騙了40個飯圈女孩。

她有表達障礙，“上學時經常被同學欺負”，在小學六年級輟學。她的父母離異，父親長年在國外打工，母親獨自撫養一兒一女。後來，母親把她留給老人照顧，自己去了南方打工。她成了留守兒童，陪伴她的還有一部手機。

作為00後“移動互聯網原住民”一代，金寧很快熟悉了網絡世界，學會了用文字和網友交流。

按照金寧的說法，最初，她騙錢是為了幫朋友還網貸。在微博



飯圈女孩：

不特指某个明星的粉丝群体。与传统意义的饭圈不同，她们自发集结而成，用特有的饭圈文化，在海外社交媒体上与西方媒体谈笑风生。

上看到有人求購歌手周杰倫的演唱會門票，她回復能以4000元的價格轉讓手頭的2張票，添加微信後，要求對方先轉500元定金，等次日門票送上門後再支付餘款，但她收到定金即拉黑了對方。

金寧第一次發現錢來得那麼容易——2條微博回復、不到10句微信文字信息。幫朋友還清貸款後，她原本不打算再騙，但是“沒錢花又有點虛榮心，起了貪欲”。

在微博上尋找、回復求購門票信息的同時，金寧在各大演出網站上搜集明星演唱會、見面會的廣告，在微博上發布出售、轉讓門票信息，等着魚兒上鉤。

她的誘餌有：NINE PERCENT的演唱會門票、綜藝節目《偶像練習生》演唱會門票、TFboys演唱會門票、王源生日會門票、易烱千璽生日會門票、湖南衛視跨年演唱會門票、“微博之夜”門票等。

金寧在微信朋友圈不斷發布網友轉賬和門票信息，以及快遞發貨的短視頻，為粉絲們營造“真實”“票源緊張”的氛圍。

金寧說，她一開始沒想到會有那麼多人找她買票。

40個飯圈女孩，年齡在15至30歲之間，被騙金額在300元-7000元不等，有人是公司白領，有人在讀大學，有人在美國留學……當金寧的微信賬號被舉報凍結後，她還成功說服了一名受騙的大學生幫她收款、轉賬。多名受騙者稱，輕易相信金寧是因為“追星心切”“求票心切”。

并非沒人懷疑過金寧，有人被騙後把被騙信息掛到微博上，但是當下一個受騙者發現時，早已被金寧拉黑。

針對同一個人，金寧祇騙定金或部分預付款。

“相互交流一般不超過5個來回，錢就通過微信或支付寶轉過來了。”一名辦理該案的上海檢察官說，金寧詐騙的手法極其簡單，她的思維也很簡單，“但受騙的人在追星時思維更簡單。”

金寧一共騙了6.8萬元。她被上海警方抓獲後，她的母親第一次坐飛機到上海，花了一個月的生活費。

有人勸這位母親多關注孩子成長。她流着淚伸出雙手，手指常常年在洗滌水中浸泡，彎曲、皸裂、發白，像“凍雞爪”。她說“我要打工供他們吃喝”。

這位母親同樣借錢退還了孩子騙的錢。她打電話給受騙者解釋、爭取諒解，以爭取減輕對孩子的處罰——幾乎每退一筆，就收到一張諒解書。

4

羅璇13歲，從追星起，她就有

個強烈的願望：希望藝人王源能愛上自己。

羅璇對一個要好的同班女生說，她想學“弄蟲”，“想給王源下蟲，讓王源可以愛上自己。”

她當時對這種在電影、小說裏存在的神秘巫術很感興趣。

但在父母和老師眼裏，中學生羅璇成績優異，是個“學習尖子”，脾氣有些暴躁，父母離異後她不願主動和他們交流，平時表現得有些單純，從未提過牛鬼蛇神一類的事。

一名同學告訴羅璇，她在一個動漫QQ群裏認識了一名自稱“會弄蟲”的大學生吳夏。

羅璇說，當時自己常常通過一些QQ動漫群、網絡遊戲認識朋友，生活中沒有幾個真心的好朋友。吳夏表示，他可以幫羅璇“種情人蟲”，一旦“種蟲”成功，“王源就會喜歡你，具體表現是當你靠近他時，你就能感覺到。”

兩人聊了快一個月後，吳夏帶着羅璇到他家裏種蟲。

“傳蟲的方式就是要男女之間‘啪’。”羅璇說，“啪”指男女發生性關係。

一名心理諮詢師在對羅璇等學生心理幹預時發現，雖然學校沒有系統的性教育課，但女孩們從手機、網絡甚至黃色漫畫中了解到許多性知識，“吳夏說一般種蟲要5萬元，但是給我種就不要錢。”羅璇記得，吳夏脫下了她的白色帶蝴蝶結的連衣裙，與她發生了性關係。

事後吳夏對她說，蟲已經種好了，但是以後需要每個月喂蟲，“不然如果這個蟲餓了，會回咬宿主。”羅璇說，“自己這方面知識欠缺，對種蟲的事也不是很懂。”

她沒有機會在現場靠近王源，回到家後，盯着王源的演唱會視頻，她感覺當視頻裏的王源“看”向自己時，身體反應都不一樣了。

隨後的3個月，羅璇又被吳夏“喂”了4次蟲。

她對種蟲的效果抱有很大期待，甚至開始擔心，“萬一王源愛上我不能自拔怎麼辦？我喜歡上別的明星怎麼辦？”

當她跟一位學姐聊到“種蟲”的事情，學姐告訴她，小說裏寫的種蟲都不是這樣的，“他肯定是變態，快報警吧”。

“陪我去派出所報個警，要不然我們先談談，別告訴媽媽。”羅璇和母親一起生活，但是母親對她要求嚴格，報警前她選擇先向父親求助。

次日，羅璇的父母趕到學校，和學校老師一起去報警。吳夏以涉嫌強奸罪被警方抓獲，獲刑5年。

事後查明，吳夏并不是一名大學生，而是一名29歲的小學教師。